

抗日战争历次失败战役 的真相及其原因

孙大骆



海南出版公司

5.07

纪念抗日战争爆发 60 周年

抗日战争历次失败战役 的真相及其原因

孙大骆 著

海南出版公司

琼新登字 07 号

抗日战争历次失败战役的真相及其原因

孙大骆著

海南出版公司出版

海口宏远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 6.5 印张 16 千字

1997 年 7 月第一版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80609—560—5/K·56

定价:14.10 元

此书献给

抗日战争历次失败战役牺牲的国民党军

全体将官

全体校官

全体尉官

全体士兵

137129

作者自序

近年来，我阅读了许多反映国民党抗战的类似纪实文学的作品。我发现，书中大都是描述和再现了当年国民党各级官兵在历次战斗中的过程和一些指挥方面的细节，却没有一本专门论述和探讨国民党军队是如何遭到多次大失败以及对历次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的书籍。而这类属于高级反思的军事历史书籍在西方英美以及日本、德国等二战参战国中早已经出版无数次了。尽管前苏联在二战初期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可是至今也没有见到一本严厉尖锐的反思自己失败原因的专门书籍，尤其是以斯大林为主的苏联最高领导层所犯下的各种严重的政略和战略失误更无人专门去论述。泛滥于前苏联以及全世界的各种前苏联军事历史书籍中几乎都是叙述和论述苏军是如何英明的打败德军的，而自己失败的经过往往只是一笔带过。为了在我们号称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避免前苏联的这个极其愚蠢的历史学模式，我用了二年时间结结巴巴的涂抹了这本小书。

借此机会声明，本书中的任何观点都是属于纯军事学范畴，希望读者和专家从纯军事学角度予以批判而千万不要和民族及政治等问题混同起来。

应该指出，我们民族经常有令人不理解的现象发生。九十年代以前，各种书籍一致抨击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及其作战经过，这几年却又众声和唱国民党军队的英勇和辉煌，而在这正一反的宣传热浪中却很少有人依据中日双方的原始史实和原始史料对这场战争的起源和历次失败战役的原因进行客观的系列性的研究和探讨，而今天的我国的民众以及各阶层的知识份子、军人、领导人也就一次又一次地受舆论的影响陷入了历史的误

区之中，而始终发现不到有关的历史史实的原因和真相。从而，我们民族也就始终无法形成群体性的高度科学，高度智慧般的历史思维系统。就好比一个人在经历了一场洪水的灾难之后，开始，他总是宣传洪水是如何如何厉害，后来，他又总是宣传自己是如何如何的顽强有力而从洪水中逃生。他就是不去寻找洪水发生的原因和总结水利保护设施有哪些不足。而这样下去，他将会在另一次的洪水中遭受灭顶之灾的。

这本小书的目的就是试图以我肤浅的智慧去寻找挖掘国民党统帅部在八年抗战中的军事战略方面的某些失误的原因，以试图让今天的人们真正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并逐渐改变国人的传统的历史思维方式。更有一点的是借此机会以真实的历史事实告慰于历次失败战役中牺牲的无数名朴实而勇敢的国民党下层官兵们。

孙大骆

1997年5月27日夜11时20分于辽宁省鞍山市

目 录

作者自序

第 一 章 八一三淞沪会战 (1)

第 二 章 南京保卫战 (43)

第 三 章 徐州会战 (61)

第 四 章 武汉会战 (115)

第 五 章 第一次远征印缅战役 (162)

第 六 章 最后的军事总结 (189)

附 录 地图五份

第一章 “八·一三”淞沪会战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十一月十二日在中国的上海，中日两国共动员了100万军队，（日本方面为30万人、飞机400架、大炮300余门、战车近400辆、军舰近40艘。我军方面为70余万人、飞机100架、大炮近100门、战车几十辆、军舰几艘）双方进行了一场空前惨烈的生死搏斗。为了保卫祖国的领土，为了捍卫民族的尊严，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顽强抗击日军达三个月之久，致使日军伤亡四万余人。战役后期，由于日军在杭州湾突然登陆打击中国军队的后背，致使中国军队集体溃退从而输掉了这次会战。同时，我军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伤亡40万人以上。本文兹在探讨和总结当年我军在此战役中失利和失误的各种原因。

一、大战之前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两国在我国华北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从此，中日两国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战争对抗。

从历史上看，日本政府在一九三七年用武力侵略我国是日本政府长期以来就推行其扩张政策的一个必然结果，而我国政府和广大民众及各个党派团体团结一致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屈不挠反抗外族入侵的一个光辉传统的发扬和光大。

一九三七年七月到八月间，正当华北大地硝烟滚滚的时候，在中国华中重地——上海，也孕育着一场更大规模的生死搏斗。六年前，即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中日两国在上海曾经发生一场较大规模的战斗。日军在上海挑起事端，遭到我国国民党

第十九路军的奋勇还击。全国及上海广大民众踊跃支援我军的正义行动。日军受到我军的有力打击而不能前进一步。不得已，日军从黄浦江岸对我军的左翼做突然的登陆打击，我军便面临着危险之中。万不得已，我第十九军从上海撤退。

出于各种原因，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委屈求全地与日本政府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这个不平等的协定规定，日本政府可以在上海派驻一定数量的海军舰只和一部份的海军陆战队，而中国政府在上海及其附近地区不得派驻军队，只能由中国的保安团队和警察来此地维持地方秩序。

“一·二八”战役结束之后，国民党统帅部和蒋介石就预见到了中日不免一战。为了在未来的战争期间保卫大上海和首都南京，我统帅部在其未来的作战计划上就规定了当中日战争爆发之初，我军要以优势的兵力一举攻击上海，扫荡和消灭驻扎在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以防止日军利用这个桥头堡进行大规模的登陆，攻击我华东地区和我首都南京。

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我国政府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在上海到南京之间和上海到杭州之间构筑了大量的国防工事。其中最主要的有吴福线（苏州——福州）和锡澄线（无锡——澄江），在南京附近也构筑了两道防御工事。

在一九三六年，我统帅部还任命张治中将军为京沪警备司令，秘密主持制定未来中日战争初期的进攻上海日军据点的计划。张治中当时是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教育长，他是秘密主持这个新组建司令部的工作。在他主持制定的未来作战计划中，规定在战争刚开始时，就以优势兵力突进到上海，一举扫荡和消灭日军的据点，以防止日军利用这个桥头堡进行大规模的登陆。为此，张治中在一九三六年，就将中央军的精锐部队第 36

师宋希濂部、第 87 师王敬久部和第 88 师孙元良部以及炮兵第 8 团和炮兵第 10 团秘密布防在苏福线和锡澄线附近。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张治中立即从青岛疗养地返回苏州，命令所属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同时，他请示蒋介石将第二师补充旅一团的官兵化装为上海保安团队派驻到上海的虹桥和龙华飞机场加强警戒，蒋介石同意了这个方案。当何应钦知道了这件事后，拍着张治中的肩膀说：“老兄，你这个举动可是要出大事呵！”

几天之后，何应钦的担心得得到验证。

八月九日，日军海军中尉大山勇夫骑摩托车欲闯进上海虹桥机场，（日军似乎已知道了中国军队化装为保安队进驻上海）被化装的保安队士兵开枪打死。第二天，中日双方就此事开始了交涉和谈判。日方代表以此借口要求我军化装的部队撤出上海并拆除上海市区的防御工事，我军予以拒绝。

八月十一日，日军海军第三舰队驶集黄浦江及长江下游各港口，日军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四千余人）也进入了戒备状态，上海的形势突然紧张起来。

八月十一日下午九时，张治中在接到南京统帅部下达的进攻命令后便将早已集结好的我军第 87 师、第 88 师和炮兵第 8 团，第 10 团连夜推进到上海市区和黄浦江一线。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大规模的淞沪战役打响了！

二、进攻

八月十四日，我军向日军据点虹口和杨树浦等地进行猛烈攻击。（中途又遵照统帅部的命令中止了两次进攻）张治中决心在日军援军登陆之前拔除日军的各个据点。我军官兵士气高涨，

冒着日军密集的炮火攻击前进。日军在道路上设置了坚固的障碍和坦克火力点，致使我军遭受了很大的伤亡，我军官兵不怕牺牲，仍然勇猛攻击，先后攻占了日军的多处外围据点。八月二十日，我军一度攻占了汇山码头和杨树浦租界。但是，由于日军的据点全系钢筋水泥的楼房，坚固异常，我军缺乏攻坚的重武器，日军又以其密集的火力阻拦扫射我军，加上黄浦江面的日军兵舰以猛烈的炮火轰击我攻击部队，不得已，我军只好从汇山码头和杨树浦租界退了下来。

尽管我军没能达到预期目地，但是我军官兵的勇敢无畏的战斗精神足以让日军胆颤心惊了。请看第36师宋希濂师长的回忆：

半夜12时，攻击开始。第一营由兆丰路向汇山码头攻击前进，途中必须冲破唐山路和东熙华德路的日军防御工事。敌军躲在四五层高的楼顶上，居高临下，对我军进行俯射，阻止我军前进。相持了一个多小时，胡家骥团长下令：“不顾一切牺牲，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于是我军官兵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进行逐层争夺战。由于我军官兵视死如归，凭着英勇无畏的气概，一举冲过唐山路。胡团长身先士卒，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带领部队继续冲击。他的两个卫士，一个叫胡正林的光荣牺牲，一个叫喻感东的身上中了两弹，他自己也五处负轻伤，仍坚持不下火线，继续指挥战斗。因此又连续冲过了东熙华德、百老汇路，直逼汇山码头。残余的日军支持不住，争相逃窜到外滩外白渡桥，向桥南英军投降。我军乘胜追击。但抵达汇山码头的部队，无法摧毁坚固的铁栅门，进攻受阻。胡团长首先爬上铁门，士兵相继跟进。然而由于遭到侧面日军的猛烈炮击，我军官兵许多人壮烈殉国。仅汇山码头一战、我师伤亡570余人。敌

军除一部份向英军投降外，死伤也不下 400 余人。

八月二十三日，情况发生了变化。我统帅部一直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日军第 11 师团在 30 多艘军舰的炮火掩护下，从我军左翼的狮子林和川沙口登陆，向宝山、月浦和罗店的我军阵地进行猛烈的攻击，我军只好抽调了刚刚赶到的第 11 师和第 98 师与该地的日军作激烈的争夺战。与此同时，日军第 5 师团从吴淞铁路码头处登陆。晚上，日军攻击蕴藻浜，被我军击退。

从此，形势发生了变化，日军从被动挨打变成了从多处对我军进行猛烈攻击，而我军则从主动攻击变成了被动地阻止和堵防多处日军的登陆后的进攻。日军的兵力愈调愈多，共登陆 20 余万增援部队，并携带大量的重炮和坦克装甲车，并还有几百架飞机的大力支援和几十艘军舰上重炮的火力掩护。我军呢，虽然先后抽调了 70 多个师、共 70 余万人的部队（几占全国军队的一半）但是我军装备落后，飞机、坦克、重炮少得可怜。因此，从现代化战争的角度来讲，我军处于劣势之中，甚至可以说，处于明显的劣势。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在战略策划和战术指挥方面稍有不慎，便会出现不堪设想的局面。

遗憾的是，后来的我军正是在这方面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并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八月二十三日到九月十一日，我军在罗店、月浦、宝山、吴淞等地同登陆的日军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陈诚担任第 15 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指挥罗卓英的第 18 军、胡宗南的第 1 军和刘和鼎的第 39 军在我军的左翼罗店——月浦——宝山——吴淞一带作战。张治中担任第 9 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指挥正面即上海一线的作战。张发奎担任第 8 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指挥几个师在浦东一线防御日军登陆。

这期间，双方在罗店展开了激烈而残酷的拉锯战。罗卓英指挥第11师、第14师、第67师、第98师从罗店的東西两侧夹击日军企图将日军赶下黄浦江。而日军火力炽烈，重炮凶猛，并在飞机和海军重炮的支援下攻击罗店，志在必得。双方你来我往，反复多次，战斗极为残酷，场面极为悲壮。请看国民党第18军第11师营长林映东的回忆：

罗店为通宝山、上海、嘉定、松江口几条公路的枢纽，极为重要。我师对此改变了部署，以第65团和第66团进攻罗店，第62团协同浏河附近的第67师进攻月浦。师长彭善亲临指挥，以劣势装备攻击武器精良的敌人，官兵激于爱国热忱，同仇敌忾，士气极高，勇敢非常，与敌殊死搏斗。我师伤亡很重，全师阵亡营长四人。团长李维藩为国捐躯。敌人在发动攻势之前，总在天蒙蒙亮的时候，以飞机对我阵地狂轰滥炸一阵，再升起气球，指示海军和陆地炮兵第二次炮击，然后步兵才在坦克掩护下向我阵地进攻。我军制胜的法宝则是利用夜间控断公路，埋设地雷和集束手榴弹，设置多种障碍物，纵深配备，埋伏两侧，不断袭击其哨兵，待其战车上来，使之陷入深坑然后与其车后跟进的步兵拼刺刀，拼手榴弹、拼肉搏。这种歼敌战法，屡试屡效。罗店、月浦、浏河以南的敌人，想达到预定的目的，经常出动相当兵力攻击我阵地，统被击退，形成拉锯战。有一次，敌人出动很大兵力，攻击我师正面，在海空军掩护下，来势很凶。我则利用不露头的交通壕隐蔽待敌近时，与之肉搏。敌步步进迫，与我军扭打成一团，敌我不分，尸满战壕。顷刻之间，我师八次补充连排长，有的连仅存官兵10余人，但仍坚守，阵地屹然不动。这一战，我团消灭敌人致少有两连，缴获不少枪支弹药，其它各团和友军收获也大，使敌人不得不承认这一线

的中国部队是中国特强的部队。我师战斗三个多月，四次补充兵员，伤亡营长18人，连排长大部，士兵不计其数。

罗卓英指挥的四个师在罗店一直坚持到十一月的最后撤退。部队在防守期间补充四、五次，伤亡之大，可想而知。用黄维师长的话来形容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呵！

除了我军在罗店激战之外，胡宗南的第1军的两个师在扬行、蕴藻浜和红家桥一带与日军展开了激战。日军的炮火凶猛异常、步兵反复冲击我阵地，我官兵不怕牺牲，誓与日军决一死战，几乎每个阵地都经过反复的争夺，日军付出很大的伤亡也未能取得进展。但是由于我防地狭小，又无坚固的工事，特别是黄浦江日军兵舰的炮火对我军的威胁太大，几天的战斗下来，我军的伤亡也很大，两个旅长负伤，两个团长阵亡，营以下军官和士兵伤亡高达80%，而军长胡宗南却从不向上级诉苦。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知道后通知胡宗南将部队撤下来，胡宗南这才告诉顾祝同：“再不换防，明天我也要拿枪上火线顶缺了。”

我第98师在月浦和宝山一带与日军的激战也悲壮甚烈，第1营姚子青营长率部死守宝山县城，全营500人壮烈殉国。在月浦防守战中，我官兵顽强无畏，利用简单的工事杀伤敌人，使敌人始终不能前进。但因敌人15厘米榴弹炮火太盛，我们工事不能抵挡敌人的重炮。全师官兵伤亡达4960人，阵亡团长一人，阵亡连排长200余人，部队经过了三四次补充，后方补充的官兵随时补入前线，拿起武器，立即上火线，有的人负伤住院后还不知道自己部队的番号。尽管如此，官兵们仍然没有擅自后退的，誓死与阵地共存亡。

九月十日，日军主力在飞机重炮的支援下向吴淞方面猛烈

攻击，我第15集团军右翼阵地被敌人突破，我军退到月浦、扬行新阵地，因此我第9集团军的左侧背受敌人威胁。九月十一日上午，敌人向蕴藻浜南岸阵地猛攻，我军拼死抵抗没能抵挡住日军的进攻，我军被迫退到河西岸固守。下午，我第三战区长官部发布转移和调整战线的命令。我第9集团军转移到了北站、江湾、庙行、蕴藻浜右岸一线占领预筑阵地，我第15集团军转移到罗店以南，施相公庙、浏河之线的预筑阵地。

从此，我军官兵转入了防御的态势，战场的主动权无可奈何的落到了日军手里。

几十年之后，当年参战的我军官兵对于战争初期我军以优势兵力也仍然没能攻占和消灭日军的几个据点进行了反思和总结，综合起来，原因有以下几点：一、进攻的时间一拖再拖，以致让日军有时间进行布防；二、日军的据点是钢筋水泥的楼房，坚固异常，我军又缺少平射炮，而后来的野炮发明为平射又未出现；三、步、坦不知协同，结果进攻的坦克全被日军的火力消灭；四、日军兵舰的炮火猛烈，阻碍了我军的进攻；五、我军在战术进攻方面和步兵攻坚方面缺乏研究和训练。

以上的各点，无疑是对的。

但是，今天来看，我军当初既使攻占和消灭日军的据点，清除了上海的全部日军海军陆战队，日军的增援部队在有力的海空军的配合下仍然会轻易地在沿江沿海登陆的，日军绝不会白白丢掉四千多人而不报复的。而我军空军力量弱小，海军力量近乎于零，要想阻止日军的登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时我军没能消灭日军的据点是一件无关宏旨的事情了。而几十年之后，张治中先生在回忆录中为因统帅部延误战机而没能拔除日军的据点而再三扼腕长叹也是大可不必的事情了。

在这里，有必要谈谈张治中先生。

在战役的头一个月中，张治中实际上是整个战场的总指挥，统率近十万大军。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才能，而且在几十年之后他仍然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为在战役期间受到蒋介石的训斥而感到大受委屈。

其实，蒋介石的训斥是有些道理的。因为在八月二十三日之后的日子里，由于日军的增援部队登陆使得淞沪战场的形势变得复杂起来。日军仗着优势的炮火对我军各处阵地进行反复的攻击，我军各前沿阵地均出现危险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总指挥张治中不是稳坐在指挥部里审时度势，纵揽全局般地指挥全局，而却常常脱离指挥部跑到某个前沿阵地去督促某个部队作战事宜。其结果是不仅前线的各部队长找不到他，连统帅部和蒋介石也常常找不到他。在这种大兵团作战的情况下，总指挥张治中的这种指挥方式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当时我军的通讯线路常常中断，上下级联络不上，这时候，张治中更应该守在指挥部中密切注意各方的动向，想方设法与前线取得联系（还有通讯员呢）这一点，恰恰是现代战争中一个高级指挥官所具备的素质之一。^①

那么，张治中为何这么做呢？

今天来看，张治中在当时是以一种传统的、落后的、过时的指挥方式来对待这场现代化大兵团般战役的。面对拥有现代化的海陆空武器和现代作战方式的世界最优良的军队，张治中却仍然以往常指挥国内战争的传统方式（如北伐战争和中原大战的战争）来指挥我军与日军作战，其结果可想而知了。

^① 苏联卫国战争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中，总指挥伏罗希洛夫也常常地跑到前线去督战部队，结果愈打愈糟。斯大林果断地撤掉伏罗希洛夫换上了朱可夫，局面方有了好转。

今天来看，张治中在那场战役中实际上只是起了一个战地督战官的作用。不客气地讲，充其量张治中只能做个师长级的指挥官。

有意思的却是，张治中在当时还担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的职务，负责培养各级军官的工作。从张治中的这种情况来看，当时国民党军队，从高级指挥官到下级连排长，甚至包括统帅部，都存在着这种传统的落后的非现代战争观念。

其实，今天的我们也不应该苛求于张治中。在淞沪战役爆发时，我国的军队武器装备落后，飞机、大炮和坦克少得可怜，军队的构成只是单一的步兵兵种，这种结构的军队如何能发展出现代战争的观念呢？

所以，在一九三七年，我军只能以落后的作战方式和落后的武器去对抗现代化的日军。

可是，我不禁要反驳自己：做为当时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教育长，难道在大战前夕就没有兴趣来关心和研究一下别国军队（尤其是敌国日本军队）最新的战略战术和立体战法吗？^①

除了张治中，别的人又如何呢？比如白崇禧、程潜、陈诚、李宗仁等等，甚至包括蒋介石，这些统帅部的核心人物有没有关心和研究别国军队的最新战法呢？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蒋介石训斥了张治中之后，张治中怀着十肚子委屈而辞去了第9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从此不再带兵。十二年之后，作为国共和平谈判首席代表的张治中脱离了国民党阵营而加入到共产党的阵营并时常参与中共政府的某些微不足道的工作。张治中也时常接触毛泽东，并常常为

^① 要知道，在当时，欧洲各国军队已经接受和推行了以飞机和坦克为主体的现代战争新观念了。